

無言的牧養

蔡貴恒



很久很久以前，曾想過靈性(Spirituality)是言語堆砌的；我的神學充滿了各種觀念、分析，而缺乏了血肉。八十年代初期，神學院的訓練或者沒有今日的學院派，但仍然是非常學究的；我置身其中，總有一種神學未能道成肉身的感覺。那時，我是社會行動派，著重整全福音的實踐。但有一次，教牧學的老師分享他早年牧養的經歷，使我體會到牧養者的限制，也忽然意識到牧養可以無言的。他提到當教會一對年輕夫婦失去了他們新生命嬰兒的哀傷；在探訪時他覺得根本沒有甚麼可以說的，於是他在這對夫婦中間，默默的牽著他們夫婦的手；當這對夫婦開始流淚的時候，他也開始流淚。這情景使我感動，使我明白面對生命的失落痛苦時的限制。

新年之始，我雖然安排了滿滿的日程，但一坐在電腦面前，總是先到Google看一看南亞海嘯災難的消息。過去這星期，我禱告了，我捐獻了，我們的機構也動員奉獻了；但我深深感到我的無助，我所能作的是如此少。雖然在學習神學的課題上，我明白苦難不是罪的審判；而是大自然的法則、人為的悲劇，但人生的突變、喪亡、流離是眼災、扶貧、熱線輔導不使人完全釋然的。

人生的吊詭是彌賽亞竟然沒有以君臨的姿態臨在，而是以無言的嬰孩住在我們當中，當祂道成肉身、感同身受奉時，仍有人問祂：『爲甚麼這麼苦？』耶穌的方式是不再爲苦難提供完備的解釋。當祂的好友病得要死時，祂無言了；當祂見到耶路撒冷這城市，祂哭了；當祂見到不認識真神的世人，祂默然走上十字架。是的，耶穌基督就是受苦的上帝。

是的，我們的主就是這樣親身詮釋了苦難，並以此來牧養我們；那樣，我們該明白一切牧養的道理、關懷的行動；若缺乏了主的心腸與憐憫、主的謙卑及犧牲，我們是可以變得非常偽善的！

這幾年因爲更多實踐屬靈導引(Spiritual Direction)；在與受導者一同等候、流淚，在同一聆聽及禱告中，我更深體會「無言的牧養」。它並不是抽象的言說，而是感同身受的、直接的、親身的被神牧養的經歷。一方面，這經歷是退修於默觀中的，別人無法取代你去體驗；但另一方面，這經歷也是共融的，聖靈的同在，的確在我們完全開放恭候祂之時臨在。

我感謝神讓我在維真學院認識另一位良師 Dr. James Houston。他不單提醒我不要被神學、心理學、治療法牽引，他更身體力行無言的牧養。在我生命的幽谷中，他與我靜候，他聆聽、代求，這是跟隨基督腳蹤的人該效法的。

（作者爲溫哥華靈根植國國際網絡會長）



家庭：領袖的壓力或支持？

蔡博文

《聖經》一面對家庭有很高的期望，《新·舊約》前後有關家庭的教訓，都是十分吻合和一貫的，甚至神用家庭的關係，去表達祂與人的密切關係，然而，另一面《聖經》中能作榜樣的好家庭少之又少，連許多屬靈偉人的家庭往往一代不如一代：亞伯拉罕、摩西、大衛等爲最觸目例子。

身爲新約教會的長執和教牧，更感受到相當大的心理壓力，他們的家庭被十目所視、十手所指，因爲提前三章五節說：『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神的教會呢？』某些不幸的領袖，家中出現了不尋常的困難，例如難以管理反叛的青少年兒女，失學又失身，或患上了精神病的配偶，或姻親關係的複雜磨

擦，心理壓力更變成精神威脅，這些困難既難於公開，更難遮掩，帶領教會時，就算有心也無力了。所以，懂得先管理好自己的家，不單是作教牧長執的先決條件，更是維持個人及家人心理健康的要素。以下三方面，領袖要多了解：

一、了解自己原生家庭對自己的影響：每一個成長的環境，都是塑造性格的搖籃。例如，在溫暖家庭成長的人多具安全感，對人不易猜疑。但是過份溫馨呵護的家庭，難免塑出自尊強而面皮薄(或自視高而倚賴強)的懦弱性格。在寒苦家境成長的人，若一向只靠自己肯定自己，少被他人肯定，加上個人有小聰明又肯用功，便得成就，如此成長的人，可能是獨立，但亦可偏向

獨斷獨行，難與別人合作。要了解原生家庭對自己性格如何塑造，方有助於改善、提升及適應成長後一切成人的人際關係。長執在教會中發生人際問題，往往是重演原生或目前的家庭問題。

二、了解配偶原生家庭對配偶的影響：每人的配偶皆來自極不相同的原生家庭，配偶雖然具同一信仰，但也可以具有很不同的價值觀、生活方式、性格內涵、判斷架構、表達形式、愛好與習慣，不一定自然便與配偶協調的。若能了解對方，處理衝突、化解磨擦、建立親密關係，夫妻關係便有效得多。這些都要時間心血培養的，一個人若感受到對方明白自己，便容易投入關係中。最後夫妻如何彼此對待、如何共渡困難，相愛相敬或相惡相爭，兒女們便在暗中學習做人，學怎樣對待異性，學做個怎樣的男人、女人，或非男非女的人。這一切都必影響家庭氣氛，促進或阻礙家庭的幸福。

三、了解時下家庭分解對信主家庭的影響：時下社會傾向反對《聖經》中的家庭觀及婚姻觀，在北美近半的家庭是分化的。長執教牧們的子弟是在這文化風氣中成長的，他們的同輩們多長於非基督教家庭中，自然受到某些影響。若他們從小感受不到父母良性的影響，沒有緊密而親切的關係，發育期間必然產生惡劣的親子關係。親子關係弄得不好，是常見的教會領導的困擾。

《聖經》說得真好，若要處理神的教會，先要『知道。如何去處理自己的家。本意不是苛刻的要求，在這要求中藏了實用的智慧，就是『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戰百勝』。先處理好自己的家，便可進一步去處理教會。

（作者爲士嘉堡慈恩醫院精神科醫生）

「文化」新景象

黎惠康

《當如何管理「一代」一書不但擴工管學書籍之榜目一段時候，且帶來不少同類的書籍和議論。這與未來的牧養又有何干？

首先，此書新鮮之處不在其管理方法學說，而在其對象。鑑於近年年青的員工與較年長的管理層產生不少誤會、磨擦、隔漠。漸漸發覺原來是歸根於「文化差距」。對加國華人來說，「文化差距」那裡是新事！在越洋時，大多數都在心理上作好了面臨文化差距的準備。對不同語言、習俗、事物都見怪不怪。若不然，就會化爲「文化衝擊」(Cultural Shock)。然而，於一些老家也有似的，是人類共通的事情上，居然在隱微的深層結構中，有微妙不同的「在此不詳」。司麥考克(Harries)等著的Managing Cultural Differences，2004年第六版。

在這裡要問的是：文化的距離是否單來自越洋般「空間」上的距離？其實在「時間」上的距離，也是同樣帶來文化距離。在歷史上，大規模的時間過渡，這是同樣而易見的，就如商周文化、漢唐文化等。可見文化在時間間川流下，是有變遷的。但以前變遷慢，或成爲異文化時，前人自己已作，故在日常生活上，談不上沖擊與誤會。

但當事物變遷變速，以往要數世紀才產生的，現在數十年就產生出來，情況會是怎樣？父親的一代與兒子的一代，年齡上相隔只不過是數十年，但在長大的文化背景卻有如朝代更替，向同一個方向，向在「空間」之內，因「時間」產生了文化差距，轉而成為「生活上」的誤會、磨擦、隔漠、沖擊。

在歷史上首次大規模爆發出來，是近廿世紀的六十年代。當時稱之爲「代溝」。在未求學的觀點來看，事物之變遷在將來的日子只有加速。

前景在大體來說是明顯的，不但兩代之間有文化差距的鴻溝。同一代中，較長與較幼之間，因爲在長大的文化已經不同，故也開始有文化差距。換言之，在將來的日子，於兩代同堂的環境下，時常會形成兩個至四個文化集羣的局面。

當機構、公司正視文化集羣的景況，如何「跨文化」來作管理便成了書本及議論的熱門課題。教會能否理頭沙土中而說：『教會內沒有文化差距，不用盡心來好好處理？』

新約時期的教會，也是不同文化的信徒集羣連結。就如《使徒行傳》六章的事件，反映出一定的磨擦疏離(Alertation)，也提到處理原則的輕重即報告和神的話語爲最重，結構上的重組反之，其他因素都放輕。又如《羅馬書》十四章和《哥林多前書》八章等經文強調，在選擇文化適應時，不是辯論那一個文化優越，或那一個族佔多數，而是基於愛命的成熟，以成熟的來俯就未成熟的。總而言之，要做傳業的摸索，是面對新景象，要應對實踐的，卻是歷久常新、肢體間之相谷相愛。

（作者爲士嘉堡華人浸信會主任牧師）

愛的表現

陳孟賢



『我們又勸弟兄們，要警戒不守規矩的人，勸勉灰心的人，扶助軟弱的人，也要向眾人忍耐。』 (帖前五:14)

在教會生活裏實踐愛心，其中一樣最大的挑戰，就是跟不同類型的人以愛相處。教會的門總是打開的，任何人都可以進來參加聚會；跟各式各樣的人相處，對教會領袖來說，便更是一種愛心的考驗。

在帖前五章十四節裏，保羅舉了幾個例子，提醒我們怎樣面對教會內三類人。

第一類是『不守規矩的人』，保羅說：『要警戒。』意思是，對教會帶來破壞的人，要加以紀律。其中一種釋經的意見，認爲保羅在這裏所指的，是當年在帖撒羅尼迦教會內確有的一些人；這些人不務正業、專管閒事、只寄賴其他信徒供養。因爲在教會裏確有這類人，保羅便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指責他們、勸戒他們(參帖後三:10-12；帖前四:11-12)。

第二類是『灰心的人』，保羅說：『要勉勵。』這裏所指的，可能是那些有親友離世而爲去世者前途擔憂的信徒(參帖前四:13-18)；但也可能包括因爲其他理由而灰心的人，他們一樣需要弟兄姊妹的勉勵和開解。

第三類是『軟弱的人』，保羅說：『要扶助。』同樣，從釋經的角度說，這裏所指『軟弱的人』，不能絕對確定他們在甚麼事情上軟弱，可能是保羅在上文下理提及的問題，例如在性道德上的軟弱(參帖前四:3-8)，或在遇到迫害時耐力不足的軟弱(參帖前二:14)，但也可能在保羅的寫作過程裏，這句說話沒有特定的對象，只是泛指各種在志心上可能的軟弱，正如保羅在林前十四章二十節所說的，信徒要在各方面「志心上作大人」。保羅說，對『軟弱的人』，要扶助(參徒二十:35a)、要接納(參羅十四:1a)、要擔代(參羅十五:1a)。

保羅說了怎樣對待教會內三類人之後，他補充了一句話：『要向眾人忍耐』。誠然，要面對『不守規矩』、『灰心』、『軟弱』的人，並非容易；教會圈子內一樣有人際關係上的煩惱，需要『忍耐』在其中調和，這也是在新約書信裏經常重複的教導(例如弗四二-3；西一:11；西三:12-13)。

在教會生活裏若有適當處理人際關係的準則，教會生活便和諧，信徒的精神和心力便不會內耗而浪費，便更有力量、朝氣向外宣教見證，叫教會向前發展。而健康教會的成長和對外的宣教，動力燃料都是從神而來的愛。

（作者爲多倫多懷雅遜大學教授）



吳捷編繪

湧入之中年人(加上他們所申請之父母)已漸漸步入了老年。

一般來說，華人耆老物質生活不差；但因爲

言語不通，生活習慣固守傳統，難以與主流社會融合，以致生活枯燥寂寞，精神心靈困苦。他們的需要比較本地的耆老更大。(相應地，他們接受福音的比率也更大！)

面對著這麼迫切的人群需要，加拿大華人教會怎樣回應主耶穌的託付呢？『祂看見許多的人，就憐憫他們，因為他們困苦流離，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。於是對門徒說：『要收的莊稼多，作工的人少。所以，你們當求莊稼的主，打發工人出去，收他的莊稼。』』(太九:36-38)

（作者爲安省衛道浸信會主任牧師）

甚麼是長大成人



究竟培養有健全人格的『長大成人』是甚麼一回事？加拿大福音傳播中心總幹事、傳心工作坊心理輔導員張吳國儀師母有以下的分享。

張師母認爲：『「長大成人」(adulthood)沒有絕對的標準。保羅提到基督的智慧、身量和四度(與神、人、自己、世界的和好)，可作爲「長大成人」的模式。『靈性成熟』在乎人與神之間的親密關係程度而不失。』

成長的要素是「自知」，一些人嚴重缺乏「自知」，問題是缺乏思考的訓練，普遍華人傳統培育方法是「我講，你聽，去做」，父母長者把他們寶貴的經驗和理念作爲下一代做人的準則，而忽略以正面適量的啟導，給兒童、青少年自由和獨立的空間去思考、辨別和領會，造成他們不善分析推理也不喜歡尋根究底，以致判斷能力弱、失去自信和方向，在認識自我含混不清的境況中浮沉、掙扎！

有時最困難的問題是自己與自己的不好。教會聚會著重靈性成長的同時，也應關顧信徒生活的需要，教會可設立興趣小組去誘導孩童、青少年找尋自我、認識自我、建立自我，及思想生命和事奉的價值觀，重燃「生命影響生命」的觀念。可喜是一些信徒自知有問題，去尋求心理輔導，導師可給與受困者擴闊空間，坦誠探討問題的關鍵，喚起他們心裡的需要，而驅使他們重新建立決心和信心。

「長大成人」的好處是將恩賜能力事奉神，使人蒙福，也享受從天而來的平安和喜樂！相反，有些信徒對事奉存有恐懼，他們害怕身負重責、要求高、被注視、被評估；若犯錯便被神罰、受人責。他們覺得成聖實在太辛苦！寧做不過不失的平信徒。

維持「長大成人」需要不斷地接受學習和挑戰，時常心意更新而變化。有些成人退回兒童心態是由於心理防衛機制的影響，為想不受傷害。在快速的時代氣氛下，普遍基督徒都缺乏內涵和體諒，信徒缺乏堅毅忍耐和溫柔善良的心，愛心的表現便只能是短期的。』

耆老數目多

石耀輝

加拿大人口老化，尤其是人口聚居之城市，耆老增加之速度，前所未有的。以大多市爲例，65歲以上的耆老，四份之三居住於多倫多、約克和皮爾三個地區；而75歲以上的人口，多倫多又比其他鄰近地區高出三倍以上。

以下是多倫多人口與年齡的統計(與未來的估計)，催促我們要著重耆老工作：

年齡	2001	2011	2021	2031	2031/2001 [%]增減的比率
35~44	443,565	439,997	435,324	436,151	-1.7%
45~54	343,936	403,326	387,753	388,207	+12.9%
55~64	232,729	300,175	335,452	328,006	+40.9%
65~74	193,786	195,779	238,053	266,994	+37.8%
75+	154,071	175,120	187,357	227,638	+47.8%

(資料來源：City of Toronto Urban Development Services. No.1, January 2003)

中國教會歷史教訓

一般人討論基督教和中國傳統思想的罪觀時，常有一種誤解，認爲基督教的罪感很強，中國傳統意識的罪感薄弱，中國人有的只是「恥感」。

不過，說中國人的恥感比罪感強，也不能說不是事實。中國人並非沒有罪感，特別是儒學發展到宋明一代，例如晚明的劉宗周，他曾提出人『通身是罪過』，明顯說儒家傳統沉重的罪感。但是中國人的罪感很容易發展爲恥感。恥感的產生，除了是個人道德的醒覺外，更是因爲發覺自己不符合一個禮教社會的標準要求；越肯定人的良知和社會禮教，恥感就越深。

有罪或犯罪的人，在良知和禮教審視下，羞恥意識增強，就會調節自己的心態和行爲，甚至只是

調節外在的行爲，以滿足個人道德良知和德性社會的要求，藉此消除或掩飾了罪惡所帶來的羞恥。我們可以用晚明的一個士大夫楊廷筠(1557-1628)的經驗來說明這一點。

楊廷筠是十六世紀耶穌會士在華傳教的成果，他屬傳統士大夫階級，爲明朝名臣。信奉天主教後，雖未致叛儒，但天主教信仰卻成爲他安身立命之處，與一般士大夫官僚的思想和作風截然不同。

楊廷筠原亦信佛教。傳統讀書人對佛教很多也欲拒還迎，有些雖不屑佛教，亦難免受佛教影響，造成後世梁啟超所講的「坐著禪床罵禪」的現象，其中更有些在失意或進入晚年時皈依佛教。宋明理學家之「心即理」，容易移花接木的過渡到「心即佛」。

心即理與心即佛對楊廷筠來說並無二致，可是他信奉天主後，思想起了變化，甚致逆原來之道而行，以致儒佛二家的朋友對他多有微言，其中謂『公(楊廷筠)生平行事，無一不善，獨有一不善處，是從聖教』。據此語，若楊氏不從天主教，他就是一代完人。可是楊廷筠卻不以為然，他答覆說：『某生平行事，無有一善，乃獨有一善處，是從聖教。』

在中國傳統中，無有一善即是事事皆惡，這樣在自己良心和社會倫理規範中，羞恥就產生出來，若要消除羞恥，矯飾是一個最有效的辦法，這是中國人易陷於虛偽的由來。

作爲一個篤信聖道的基督徒，必不諱言自己的罪惡，正如使徒保羅所說的：『在罪人中我是個罪